



辛亥革命回憶錄

目 录

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熊克武 (1)
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記·····	但懋辛 (26)
忆成都保路运动·····	石体元 (42)
大汉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后見聞·····	王右瑜 (68)
重庆蜀軍政府成立亲历記·····	向 楚遺稿 (74)
四川辛亥革命見聞录·····	吳晋航 (99)
辛亥重庆光复的回忆·····	溫少鶴 (111)
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	陈紹伯 (117)
記辛亥四川起义·····	张汶杰 张惠昌 (125)
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	黃遂生 (129)
資州罗泉井會議与組織同盟軍·····	唐宗尧 胡恭先 (142)
立宪派人和四川諮議局·····	张惠昌 (145)
四川袍哥与辛亥革命·····	陈書农 (174)
內江独立前后·····	吳树韓 (177)
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綏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	王維舟 (185)
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	陈德甫 (190)
巫山县的革命活动·····	宋子然 宋子哲 吳宝秋 (196)
奉节反正的經過·····	政协奉节县委员会社会人士学习小組 (203)

記崇庆一支同志軍的始末·····	陈师雄 (207)
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	王蘊滋 (218)
灌县保路同志会活动情况的回忆·····	罗 英等 (224)
松、理、茂、汶藏族人民反清斗争·····	索观瀛 (227)
大渡河、大相岭阻击清边軍 ·····	吳光駿 萧子臣 孔庆宗 楊伯謙 (230)
西昌辛亥見聞·····	胡恭先 (235)
自井辛亥反正見聞·····	楊西舟 (239)
辛亥秋鄂軍杀端方瑣記·····	罗任一 (242)
同盟会在叙永县活动紀实·····	李鉄夫 (245)
犍为同志軍見聞录·····	宁芷邨 (253)
大足同志軍·····	陈日刚 (258)
古蔺县独立經過·····	萧若愚 黄玉清 王尧夫 (272)
綦江县辛亥起义·····	政协綦江县委委员会 (279)
叙州府独立和滇軍侵占川南·····	賴建侯 (283)
蜀北軍政府成立始末調查記·····	南充师范学院 (287)
李紹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經過·····	政协大竹县委委员会 (294)
辛亥革命前“大竹書报社”的革命活动·····	政协大足县委委员会 (300)
邻水县辛亥反正經過·····	任正格 (303)
回忆辛亥革命达县的情景·····	梅吉菴 (316)
东乡光复記·····	石体元 (319)
张百祥革命事略·····	杜鋼百 (329)
《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	卞仲璠 (336)
辛亥革命烈士謝奉琦事略·····	政协自貢市委委员会 (340)
清末民初四川的軍事学堂及川軍派系·····	张仲雷 (345)

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記	王冠軍	(365)
南防光复回忆录	馬竹翥	(372)
楊振鴻滇西革命紀略	何 畏	(380)
陸軍第十九鎮及云南講武堂	祝鴻基	(390)
辛亥革命前后的簡旧	張若谷	(396)
隨唐繼堯入黔忆事五則	李佩珩	(401)
蔡松坡先生事略	雷 颯	(406)
我对蔡鏗的回忆	李文汉	(427)
忆蔡鏗	詹秉忠 孙天霖	(432)
貴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張彭年	(439)
貴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	蕭子有	(453)
自治学社与哥老会	胡寿山	(466)
辛亥革命时期貴州陸軍小学的一些活动	刘莘园	(479)
貴州的耆老会	严池华	(493)
魯屏周杀滇軍梅志逸見聞	杜叔机	(497)
貴州辛亥革命前后的几点回忆	阮俊斋	(502)
辛亥革命时西藏人民的祝願	喜饒嘉錯	(508)
回顧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情况		
.....桑頗·才旺仁增 朗頓·貢嘎旺秋		(510)

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熊克武

(一) 我参加革命的经过

我在家乡并研念私塾时，我的老师吴蜀筹是研究历史的。他常给学生讲解宋末、明末的历史，要学生抄写有关反抗元、清的文獻，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我特別欢喜明末夏完淳的詩文（夏完淳死后諡“节愍”，吳老师曾將吳氏家藏的手鈔本交成都志古堂刊行《夏节愍集》），一面抄写，一面熟讀，至今还可以背誦一二。由此我获得了不少关于反抗异族的历史知識，启发了我的民族意識和爱国思想

吳老师又常从省外游宦的亲友处得到《革命軍》、《时务报》以及庚子、辛丑的和約条款这类書刊，我很爱看，也略知列强要灭亡中国、清廷丧权辱国和民族危机的大势，更激发了我的民族义憤和爱国热情；而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当时轟动四川的余栋臣、廖观音等打教堂的影响，使我感到空談无益，向往于革命的实际行动，愿意献身于革命事业。

清廷停止科举，兴办洋学，成都設立了高等学堂和东文学堂，由各县选調秀才一二人入学，“白丁”是沒有資格进去的。东文学堂毕业后可送日本留学。又办了一个东游預备学堂，招收自費留

日的学生，一般人都可应考。同县王右瑜先生知道我的志向，鼓励我说：“在乡下读书眼界不宽，应先上成都求学，如经济情况许可，即进预备学堂，再去日本，才能大展青年的抱负。”我愿意，家里也同意，我就于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入预备学堂，是年冬即东渡日本，肄业东京大成中学。

到东京后，由于我接触爱国志士日多，又能看到进步书报，耳目一新，就更倾向于革命了。但革命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茫然。我早就听说过孙逸仙的名字，知道他是革命家，很希望有机会见到他。乙巳（一九〇五年）我和但懋辛同住神田区猿乐町四十五番地五明馆，七月初岩仓铁道学校川籍学生鄧奉先、吴嘉读来告诉我们，该校暑期补习班翻译程家榘昨天下课时，在黑板上写着“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几个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等鄧、吴走后，就去找程家榘打听孙先生的住址。刚好孙先生就在程的家里，我们如愿以偿，第一次会见了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先生问及我们来日本想学什么，我们说：“打算投考陆军学校，毕业后回国带兵，革命救国。”孙先生即指示我们：“青年人立志革命救国，很好，很好！不过列强急谋瓜分中国，清廷腐败无能，亡国灭种祸在旦夕，爱国志士应积极准备革命，以救危亡；要是都等到学成归国再来革命，时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领悟了孙先生的意思，当表示随时可以听候号召，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孙先生又问：“要革命就得加入革命党，你们愿意参加吗？”我们回答：“我们今天就是为要革命而来的。”孙先生含笑点头，当时就叫我们填写誓约，过了几天正式宣誓入盟，从此开始了我们的革命生活。

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时川人加盟者有数十人，选任重要职务的有：总部评议部评议员熊克武、但懋辛，执行部

書記李肇甫，四川省分會會長黃樹中。我在日本的一般活動這裡不多談了，要提到的就是：不久，中山先生自橫濱來信，要總部派人去橫濱跟梁慕光學制炸彈。黃樹中、曾冠和我自願地接受了這個任務。當年國內革命，槍械是很難弄到的，主要靠大刀、梭鏢、鳥銃和土炮，而威力較大又便於攜帶的還是炸彈。梁慕光教我們用王水煮化墨西哥銀元制成的炸藥，爆炸力極猛，容易出危險，但我們都樂意學好這項本領，為日後起義之用。更其重要的是，這期間我們和中山先生往來最密，受他的感化和教誨最深。我們每次去看中山先生，他總是在讀書，或者是會客，或者是洗衣抹，有時忙得一邊洗東西，一邊和我們談話。到了吃飯的時候，就在鄰近小料理店叫幾盞麪大家吃，就算一頓飯，又繼續談，一直到深夜。這種求學精神、儉朴作風、艱苦生活，使我們深為感動。先生又常為我們講述革命道理，剖析國際大勢，滔滔不絕，誨人不倦。並再三教導我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我輩應該有這種堅強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敗、百折不撓的勇氣；還必須有捨生取義、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如此那就不能革命了。這些是我終生難忘的訓示，也是我數十年來要求自己的準則。

同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布了“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激起了中國學生的憤怒，展開了反對“取締規則”的運動。當各校代表開會討論對策時，決定全體罷課，以示抗議。而罷課後日本政府不理又該怎麼辦，會議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意見是繼之以全體退學；一種意見認為如果退學不能迫使日本政府屈服，那只有全體歸國，處理一萬多人歸國和歸國以後做什麼，是個大問題，應該慎重考慮。我雖然同意後一種主張，但我還是服從退學歸國的決定，我也隨同回到了上海。結果，自費生歸國的多，而官費生

却回来的較少。

集中在上海的归国学生感到：中国人除了去日本难道就不能求学？要自己办一个学堂，而且要办好；同时又可利用学堂作掩护，进行革命。于是有七十三个同学（同盟会会员占多数）每人門二十元，孙鏡清捐了一笔款，在北四川路新靶子路租了一所洋房，推定张邦杰、黄兆祥、姚宏业、孙鏡清、王团沙等負責开始筹办。这点錢当然是不够用的，专靠几十个学生和少数人的捐款，是无济于事的；而要把学堂办好，又非巨款不行，筹集既感困难，学校且有难以維持之势，因此姚宏业憤而投黄浦江，以死呼吁，激励了不少人慷慨捐輸。后来經同志們奔走努力，滲淡經營，終于成为有名的吳淞中国公学。

东京同盟会总部委任但懋辛和我負責往来日本、上海、內地同志的联络接洽工作。丙午（一九〇六年）春我和但懋辛奉命迎接章太炎出獄，我們問章：“你准备去哪里？”章說：“中山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們告訴他在日本，他就到东京去了。五月，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經上海去南洋，約我們上船去見他，报告內地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說他需要一千块錢，我們答应設法筹措，后由秋瑾送去一千元。七月，同盟会总部派我和龔鉄錚（湖南人）去南京調查新軍和警察冲突的案件，任务完毕返沪，但懋辛告訴我，东京派董庆伯来上海，带来总部命令，委派我和謝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我即离沪回川。

（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那时候，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数十

人，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他们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声望、地位和影响，可以发生不小的作用。因此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因为总部根据中山先生的指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所以把在四川发难的责任交给我们。

我首先到重庆，同朱之洪、宋紹尊、张佐丞、冉君毅、陈兴之等面谈，再到成都和謝奉琦、余英（号竟成，曾去东京，中山先生任他负责联络川云贵边会党之责）、黄树中等面商，决定集召同志会议于成都草堂寺，到三十余人。讨论起义问题时，有人认为：我们手无寸铁，不要轻易冒险，作无谓的牺牲，主张稳健从事，等待时机。但大多数人则认为革命就要冒险，就要流血，失败了再干，主张积极准备，准备好了就动手。于是议分工负责，分头进行，主要的有三个方

1. 学界：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任学堂监督（校长）、教习的甚多，而学生多系富有爱国思想，易于接受革命的青年，大有发展的前途。同时，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后，政府提倡学生练军事体操，有些学堂已多少领到一些枪枝，更为我们所注意，就推定黄树中、张培爵、黄金鳌、謝持、曾冠等负责策划。

2. 军队：川省为创办新军曾设立武备学堂，训练军官，推选学生中同志龙光、黄成璋、王子均负责联系。又成立了一个弃目队，训练班长级干部，推选学生中同志秦炳、姚国樑（秦、姚两同志系黄花岗烈士）、伍安全、易中、程德藩、但坚、朱霖等负责联络。那一年正值弃目队招生，规定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限制只招川北人，

因为清吏認為川北人老实可靠。我們就发动了一批青年学生投考，这样同盟会在新軍基干中才有了点基础。

3. 会党：四川帮会的势力很大，散布的地区也广，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会力量，推余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負責。四川帮会主要的有四部分：在重庆、泸州、叙府一带是余英的势力范围。帮会內分仁、义、礼、智、信五堂，仁字輩最大称太爷，信字輩最小。余自日本回川后，倡导“仁、义”不分上下，另創立“义会”，自为首領，声势日大。余本是有民族思想的汉子，他常在茶楼酒館公开宣讀《警世鐘》、《革命軍》，自他在东京会见中山先生付予重任后，更为积极活跃，奔走革命。这是同盟会可以直接运用指揮的一股力量。其次，以刘天成为首的刘西成、刘子成、刘炳云等一帮占据云、貴、川边境，党徒甚多，且有五子枪数十条，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再有府河、銅河、雅河一带的王松廷、毛长兴，下川东一带的項大鼻子，号召力都不小，也是我們要联系的重要对象。此外，巡防軍和警察中帮会的弟兄不少，仍由余英等負責联络。

初步的全盘布置确定后，我即出发川东南重要城市，联系同志，了解情况，設立机关，发展党员，推定負責人，从事建立基础的工作。我到过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詳情从略。但可以一提的，当时我化名为邱济川，为了与会党接洽方便，取得他們的信任，我在赴泸途中的白沙，由余英介紹，加入了哥老会，但未公开我的身分。泸州是我們認為可以首先发难的地区，余是泸州人，就留他主謀其事。其次，到起义前，同盟会在各地吸收了大批有声望的爱国人士，重要人物如泸州的席成元（盐商，担任筹措起义的經費）、邓邦植（官宦世家，秘密机关設在他家里，掩护党人的活动）以及黄宗幹、楊兆蓉、罗紹图；他如叙府的刘

永年，屏山的楊世尊、徐岱宗，榮县的黎靖瀛、邹固元、王天杰、賴君奇，井研的吳嘉讀、鄢奉先、稅鍾麟、曾济民、陈树嵐、陈策、陈紹伯，永宁的馬图，永州的皮相全、黃宅安，巴县的朱之洪、冉君毅、陈兴之，富順的邹丰三、曹篤、罗醒予，榮昌的胡树文、但懋庚、楊亚东、楊群玖，忠州的吳因鴻、江晓岑、江晓嵐，涪陵的高亚衡，长寿的廖子亚、涂海珊，大竹的陈凤石、萧靜軒，广安张观风、王巨渊、蔡体平、陈云九、吳夢耕、濫口隆昌的黃万里、郑輝武、曾省斋、薛瀛海等。同盟会的实力日見增强，对于发动各次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有很大关系。現在我开始略述各次起义的經過。

(三) 丁未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的起义

一 江安、泸州之役

丁未(一九〇七年)江安、泸州之役，是同盟会领导的首次起义。当时选择泸州为首先发难的地方，因为：1. 泸州为川南重鎮，上可进窺嘉(定)、叙(府)，下可虎視重庆，泸州得手，即可震动全省，造成革命的大好声势；2. 泸州系水陆碼頭，交通便利，且又接近云南边界，进可攻，退可守，是个理想的軍事基地；3. 泸州及附近各县党人最多，容易集中，领导力量相当雄厚；4. 泸州为余英家乡，帮会实力頗强，而駐泸州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已与会党通气，可以策动内应；5. 軍事用費席成元可以大力筹助。有了这些把握，所以同志們都認為可以旗开得胜，馬到成功。

当年搞武装暴动，最感困难的就是沒有自己的軍隊和足够的枪弹作为起义的主力，而清軍虽然腐敗，究竟有单响毛瑟枪，总比梭标、馬刀厉害，所以运动清軍发难是我們的第一課題。駐泸州的

巡防营中虽有帮会弟兄，但同盟会人还没有打进去作为统率的干部，而江安巡防营中有同志刘安邦、鲍九成当哨官，因此我们决定的计划是：（1）刘安邦、鲍九成先期在江安起事，然后顺流而下，攻打泸州，由余英、杨兆蓉、程德藩、赵铁桥负责进行；（2）由谢奉琦、邓邦植、席成元、杨兆蓉、黄宗幹、罗肇图组织同志，并由余英召集会党三千人，散布于泸州城内外，举火为号，党人和会党分三路进攻道台、知州、都司三衙门，另一路打开城门，迎接刘、鲍部队和城外会党，联系好的巡防营起而内应；（3）余英邀约刘天成带领所部作为外援；（4）通知成都、叙府及时响应；（5）我从东京回川时，带回五个炸弹可以作模型，又只有我和黄树中学过制炸药，税鍾麟会造弹壳，就由我们三人赶制炸弹，分送江安、泸州备用。另外，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往来各地接洽会商、解决各项问题。根据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可以一举而攻克泸州的，因而又计划着，占领泸州后即组织军政府，建立四川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最初，泸州同志议端午起事，因泸州的赛龙船是有名的，远近老百姓来看热闹的常是人山人海，利用这时候在城内外集合几千人，不会引起清吏的怀疑，而且行动也很方便，是个起义的好时机。但成都方面不赞同，以时间太迫，准备不及，主张改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日并举，泸州同志也同意了。

在准备期中，连续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情，对于江安、泸州起义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件事：黄树中、黄方、杨维和我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税鍾麟在青山岩铸造炸弹壳。不幸黄树中因制药粉入瓶失慎，爆炸甚烈，受重伤，送重庆医治，得以不死，始改名复生。杨庶堪、朱之洪、马图专函密告，永宁县衙正严查炸案，虽未被破获，我们即迁榷为铁山税尊三同志的铁厂继续工作，然已

引起了清吏的注意。在这里，我要就便更正一种传说。据同志介绍：靠川边的云南郭家坟长官司，有个很有名气的坐地虎殷吉祥，手里有几十枝五子枪，他本人并不出门做生意，遇有官府解送盐税和地丁银子的机会，就临时召集若干弟兄，拦路劫抢，得手后就分红散伙。当时我们总想多弄到几枝枪，因此我和黄方、黄建勋（兴隆场的舵把子）同去找殷，了解他能喊动多少人，是否可以出力相助，或者借用些枪枝，结果没有成功。当我们回到兴隆场时，爆炸事件已发生两天了。我看到几个资料，说我也受轻伤，其实并无其事。

第二件事：会党弟兄虽乔装各种小商小贩，但忽然增加几千人，客棧旅館都挤满了，他们说话随便，行动又不知检点，民间已传出种种谣言，清吏自然要加紧防范。第三件事：外面谣言日多，风声日大，知州楊兆龙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余英进衙面商公事，阴谋捕而杀之，这是他的所谓擒贼先擒王之计。楊兆龙见余英单人独马来，神态自若，竟犹豫不决，不敢下手，谈了几句话，就请余稍候，退与幕僚集议办法。有人说，余英敢单刀赴会，或者心中无愧，或者已有准备。他是帮会的龙头，差役堂勇多半是他的党徒，轻率从事，恐怕反迫出乱子，对上担当不起，对己也不无危险，主张慎重。这时候，某堂勇耳语余英：“大爷，水涨了！”他就乘机逃出。楊兆龙见事已败露，即下令缉捕，形势又更紧了。加之，会党弟兄又缺乏组织纪律，各路头目也约束不了，恐日久生变，于是匆匆商决，提前于十月初一发难，密电成都同时行动。

江安遂定先一日半夜由县署刑吏戴皮举火为号，城外同志和会党即起而发难，刘安邦、鮑九成则乘机率领所部直攻泸州。不料，事前县令已得告密，火起，一面扑火，一面下令闭城，并请巡防

營統領阻击刘、鮑两部；同时亲带衙卫搜索客店，捕杀嫌疑犯十余人（同盟会同志均脱险），并用站籠絞死戴皮父女。江安事发，泸州即閉城戒严，断絕交通，禁止行人，并派队巡查，而外援刘天成又未及时赶到，城内外待命出动的同志，彼此隔絕，无法联络，知大势已去，也不敢妄动，泸州武装起义就这样夭折了。成都方面得泸安失败消息，密召同志急往成都，共图大举。我們商定余英、楊兆蓉留泸州，謝奉琦、楊世尊、刘永年留叙府作策应成都起义的准备，并由席成元筹款遣散会党后，即分路奔赴成都。

泸州知州楊兆龙是个狡猾的家伙。他一方面看到，革命党人仍分散于城内外各处，要镇压沒有力量，反可能激成事变，于己不利；另一方面，同盟会起义未成，不如若无其事，粉飾太平，因此沒有捕人杀人。但事后被害的同志还是有的，不可不記，以揚忠烈。

1. 余英曾向泸州城内以洗衣为业的某寡妇借銀三百两，作为革命軍費，約定日期归还。她很慷慨大方的說：“还啥子！我留着沒啥用处，拿去做事嘛！”后余英被通緝，牽連到她，她就吊頸自尽，真是难能可貴。我每次想起她，敬仰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同时也使我認識到，老百姓是欢迎革命的。記得光緒末年，民間流传两句歌謠：“一两地丁加我們七錢七，九重天子滾他媽三十三。”人心背向，由此可見。

2. 川省护理总督赵尔丰前任永宁道台时，每次去巡所属各县常借清乡为名，大肆屠杀。某年十二月三十夜，他坐堂清理監獄，提出全部人犯，不审不問，用紅笔一勾，一个个推出斬首。有一犯人求情：“大人恩典，讓我多活一天，算是多活一年罢！”赵不准，这位犯人厉声指着他說：“好，我在鬼門关等你！”他这样杀人不眨眼，川人就叫他做“赵屠夫”，恨之刺骨。刘安邦以江安失败，甚为憤

恨，表示要痛快干一下。他就化名投赵尔丰充戈什哈，为民除害，旋为赵左右認出系江安首犯，被杀。其他不論，这种表现革命党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应该表扬的。

3. 刘天成从江津带大队支援泸州，来迟了一步，中途得失败消息，他化装先行，想找我們問明情形，商議以后行动，不料到白沙被内部姓吳的出卖，为官厅所捕，解重庆慷慨就义。当陈尸示众时，一位老人前去烧香磕头，有人問：“你不怕惹祸嗎？”老者答：“他犯啥子罪，我不管，他对我有恩，我要祭他。”因为几年前，这位老者带着百两紋銀往来云貴經商，一次被人搶光，一时气急，上吊寻死，恰遇刘天成路过，把他救活，并和同伴凑足銀子百两送他，一家人得免于飢餓。当年帮会虽良莠不齐，但专同官府作对，劫富济貧，这种綠林豪杰的侠义之风，是为人民所称道的。

二 成都之役

成都系四川省会，为一省的反动統治中心。十月初九夜（丁未，一九〇七年），总督以下大吏将集于“会府”举行祝賀慈禧寿誕的典礼，党人决乘机一举而歼灭之，占領成都，号召各府、县响应，造成全省革命的声势。本来成都党人較多，一年来在学校中发展很快，叙属、資属等学堂学生加盟的約数百人，而泸州失敗后，多数同志又汇集于成都，会党也召集了五六千人，力量是强大的，同志們是有信心的。

举义計劃：1. 分工負責，推定各方面的負責人員：新軍由龙光、黄成章、王树槐、王資軍联系指揮，并令守卫成都軍械庫的新軍开庫夺取武器；弁目队由秦炳、程德藩、伍安全、但坚、彭正綱、易中联联系指揮；巡防营和会党由余切、黎靖瀛、舒新之、张达三联系指揮；

学界及学生中同志由张培爵、黄金鳌、謝持、曾冠联系指揮；謝持、楊維、黃方和我則負联系策应各路之責。2. 派朱霖等四門放火为号，各路即向指定目标进攻，主要的为朝賀的“会府”，将全城官吏一网打尽。3. 通知叙府、泸州及其他各地及时起事。

至期，清吏临时改变朝賀地点，并于附近临时戒严，断絕交通，而放火旋被扑灭，因而各路整装待命的同志，看不见举火訊号，听不到炸弹响声，得不到行动的命令，多候至天亮，始知事败，乃各自分散，成都起义又这样云散烟消了。看情形，清吏是事前已得到消息，早有戒备的，不过究竟是什么人告密，以后我曾問成都的同志，又到县监中去問被捕的黎靖瀛和楊維同志，但都沒有結果。

第二天，传说党人名册已被官府搜出，将按名捕拿，风声更紧。新軍和弁目队的同志十余人，都是沒有請假、偷着出营参加起义的，当然不敢回去，紛紛逃避。十余天中，伍安全被获，解鳳凰山营地杀害；党人被捕者有黃方、楊維、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炳璋，时称六君子；所謂“首要”余切、熊克武、謝持、余英等也通緝在案；各校教师学生亦多逃走，事态严重，人心惶惶。同时，同志們又奔走求救于耆老乡紳之門，首先胡雨嵐太史挺身而出，邀集老翰林伍崧生等集議，代表省中士紳向首道賀綸夔、首府高增爵呼吁。他們說：“政治不良，青年人謀求改革，是出于爱国之心，若加以大逆不道之罪名，动辄杀人，后患将不堪設想，总以寬大处理为宜，更不必株連多人。”据说成都县知县王琰坚主格杀勿論，經胡雨嵐、伍崧生、賀綸夔、高增爵向护督赵尔丰求情，陈述利害，赵屠夫也有所顧慮，始发交承审局依法訊办，判处黃方等終身监禁，至辛亥革命成功，始由同志欢迎出獄。

在这里須予补記的：我上成都經過嘉定时，該县警察所长黃农

江告訴我，有自稱中山先生派來的李鴻鈞打听你的行止，要和你見面，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李鴻鈞我是認識的，我同黃农江就去找他。他說，奉中山先生之命，回來慰問川省同志，轉達了先生鼓勵嘉勉的話。我們報告了江安、瀘州失敗的經過和發動成都起義的計劃，並表示希望先生和總部常給我們以指示，還告知一些外面的情況。

初九日的午後，我趕到成都，住組織代我預定的永和店。入夜後，朱蠶跑來報告，他在東門放火了。我說：“滿身洋油氣味，不說人家也曉得，先換了衣服要緊。”事後同志們提出責難，為什麼看不見發火訊號？原來朱蠶等用的辦法是，在城門附近的客棧包了一個房間，在草墊上澆滿洋油，架上木床，點着火，鎖上房門就走，當然容易被店家發覺，立刻撲滅了。這是技術問題，可是當時誰也不懂這些，而關係却是很大。因為訊火放好了，幾千人打起來，新軍和奔目隊又起而內應，儘管清吏已有準備，說不定還有成功可能的。跟着黎靖瀛急忙來告：“事情又壞啦！……幫會的头人多在城里，要趕緊湊款遣散他們，如有犧牲，下次就喊不動人了。倉促之間，從哪里弄到這筆錢，怎麼辦呢？”我知道黃方的哥哥在廣西做知縣，最近匯回一批銀子，叫他到成都代買一個侍妾，就跟他商量，他全部拿了出來，解決了這個困難問題。

成都起義不成，同志們多勸我快走，我覺得我不能這樣做，因為自瀘州事敗，我又改名陳一峰，除了少數和我直接接頭的負責同志外，其他的人多不知道陳一峰就是我。同時我剛到成都不久，與外面人還無接觸，不至有什麼危險。尤其我是主盟人之一，更應該留下來，辦理善後，盡我的責任，所以多住了十多天。一日我在可園看戲，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輕輕地問：“外面風聲很大，你為什